

sina.com.cn

搜狐读书

资深法官历时数年对“民告官”作出痛苦的诠释



长篇反腐小说

老百姓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他们需要的只是“公正”。
对于法官，法律之外更需要的是“良知”！



李
晓
梅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篇反腐小说

李晓梅◎著



ISBN 7-309-04721-1

ISBN 7-309-04721-1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斗争/李晓梅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80222-904-4

I. 斗…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4364 号

● 斗 争

作 者 / 李晓梅

责任编辑 / 文 喆

装帧设计 / 尚 农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8.25 字数 / 270 千

印 刷 /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版 次 /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2-904-4

定 价 / 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题记：

上帝不言，他还会有信徒吗？

——王冰冰

隆冬的一个傍晚，经过一整天的劳顿，彭丰县人民法院总算安静了下来，可街面上却越发喧闹起来。

彭丰法院临着县城最热闹的红旗路。冬日天短，夜幕初垂街上已经熙熙攘攘，小店里飘出的流行歌曲、行人的呼朋唤友声、小商小贩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自行车铃声、高高低低的汽车鸣笛声混合着糕点熟食的诱人香气，在五彩斑斓的霓虹灯下汇成一曲 90 年代初中国乡镇最熟悉的流动乐章。

彭丰县城距彭海市中心不过三十公里，是一座紧紧依附在大城市裙裾的卫星城，繁华时尚虽几乎和彭海同步，但县城里的景象毕竟更多地烙上乡村的印记，犹如烫起时髦发型的村妇，虽然五官体态犹怜，但比起大城市风姿绰约的模特儿到底还是少了一些文化底蕴和气度。

彭丰县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林丹玉关紧门窗，回到桌前开始阅卷。她是彭丰法院第一个法学科班毕业的大学生，进院五年来还是头一次独立审理案件。虽然她早就跃跃欲试，但案卷到了手还是非常紧张。

这是一件在全县甚至彭海市都造成强烈影响的行政案件。

打开诉状，右上方蓝色方章里写着（1994）彭行初字第 9 号。原告刘富安、陈翠花夫妇是县城东郊刘庄的村民，被告则是彭丰县公安局，案由为不履行公安行政救助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丹玉正要细看诉状，一张脏兮兮、皱巴巴、叠了几折的字纸从案卷中掉到地下，引起她的注意。透过薄薄的纸张能看到上面签满了许多姓名还按上了大大小小的红指印。她

把这张纸捡起来展开，不由地吃了一惊。

报纸大小的白纸上血淋淋、歪歪扭扭写了十几个大字：“彭丰公安，还我女儿！见死不救，天打雷劈!!!”血迹浓淡相渍，已凝固成深褐色，加上数十个杂乱的鲜红指印、密密麻麻或黑或蓝的签名，让人紧张压抑，丹玉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还有一张彭海市晚报和一张省城的晚报。省城晚报二版上方四分之一的版面被粗黑的毛笔描上了一个黑框，一行加黑加粗的标题跳入丹玉的眼帘：《无情警官见死不救，悲愤村民怒上公堂》。

“今天上午，一位衣衫褴褛、伤心欲绝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晚报的编辑室，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告公安！’

事情还得从今年9月1日起。新学年第一天的清晨，家住彭丰县城东郊刘庄村的刘小芳高高兴兴地走在上学的路上。可爱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日子将浓缩成一个沉痛的句号停滞在她仅仅不到十岁的生命终点。

在经过一座公路桥时，因桥栏多年失修，小芳不慎失足顺着栏杆缝落入桥下的河水中……

围观的群众气愤地告诉记者，报警15分钟后才来了一个骑警摩的警察，警察下车后东张西望，不去救人却找群众谈话，问了几个人后就开始用对讲机联络。这时已有两名群众下水救人，可都不识水性，只能在浅水区来回摸索。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警察对群众的指责充耳不闻，照旧不慌不忙等着救兵，最后干脆坐到了摩托车上。二十多分钟后，得知长女落水的刘富安从家中飞奔而来，一个猛扎子跳入水中，只用了半分钟就找到了沉在水中已长达半小时的刘小芳。

救护车呼啸而来，可是已经太迟太迟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终究未能唤回小芳的知觉。悲愤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刘庄，冰凉的雨水混合着泪水浸渍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面庞。小芳的母亲陈翠花捶胸顿足当场哭昏了过去。村民们莫不痛心疾首，纷纷指责那个一直袖手旁观的警察。

据群众反映，站在岸边的警察是彭丰县公安局刘庄派出所的副所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人曾经当过游泳运动员，事发前一个月在彭海

市公安系统举行的游泳比赛中获得男子100米青年组亚军……

记者对刘富安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鼓励他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刘富安表示在当地没有律师敢为其代理，希望通过本报能找到有正义感的律师。他说：“哪怕倾家荡产，我也要为女儿的死讨个说法！”

我们坚信，法律是神圣不可亵渎的；我们更坚信，面对这样一个不该逝去的生命，司法机关必定做出铁面无私的公正裁判，以告慰小芳的在天之灵。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部分内容转自1994年9月1日《彭海晚报》第三版通讯《不该凋谢的花季》）”

看完通篇报道，丹玉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虽然还没结婚，可是通过长达七页、充满感叹号的诉状不难体会刘富安夫妇在失去女儿后蒙受的痛苦。她一直想办案，可王雷院长始终不许她下庭，说机会有得是，小案子还不叫你办呢，可没想到一下叫她扛这么重的担子。

原告刘富安是远近闻名的愣头青。

她不由回想起今天下午刘富安来法院立案时的情形。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丹玉匆忙走进王雷院长办公室，王雷正跟坐在木沙发里的县公安局局长严中华絮叨：“当被告也不是什么丢人事，你别这么死要面子。听老王的，只要没错儿你就别怕，不过，我可得说说你，老百姓都下水救人，你那个老爷兵还抄个袖子看热闹——对了，我听说那还是你们游泳比赛的亚军？你说你带的那是什么熊兵？”

严中华一听又和报纸宣传的一样，当下脸就长了，瞪着眼嚷道：“熊兵？那是我最好的兵！”

“什么事？”见丹玉有些着慌的样子，王雷问道。

“王院长，刘富安和几个村民上来了，非要见你。陈主任正拦着，他们马上到。”她一改平时文静稳重的作派，看看王雷，又看看严中华。

严中华一怔，见王雷没反应便道：“那我避避？”

“行，窗户开着呢。”

法院办公楼原先是县委大院的一个三层附楼，陈主任的办公室在二楼中间，王雷院长的办公室则在第三层的最东头，全楼只有一个公共楼梯。

林丹玉听到吵吵闹闹的声音越来越近，顾不上再请示，连忙退了出来，冲那群人跑了过去。

“不告诉你了王院长到市里开会去了。”办公室主任陈非林抢在前面堵住刘富安。

“你个倔种吃熊心豹子胆了，公安是能告的吗？”人群中有一个老农拉着刘富安，是刘富安的爹刘培信。

刘富安并不搭理他爹，却冲陈非林吼：“8号警车不一直在那儿吗？我刚才明明见他办公室闪着缝，我就是当面向问他凭什么不给我立案！”刘富安不敢对陈非林动粗，一把推开挡在另一边的林丹玉。林丹玉的鞋跟高没站稳，一个跟头歪在墙上，加上人群一挤便倒在了地上。后面的煞不住，几脚胡乱踩到了她的身上，刘培信也摔倒了，一时大呼小叫，好不热闹。混乱中一个白搪瓷痰盂被踢翻，被烟头染得黑黄的污水连同痰渍一下溅在陈非林脚面上，他立即像烫了爪子的猫一样拼命甩起来：“反了反了，敢打法官！”顺手扯住刘富安的胳膊冲楼下喊道：“法警队法警队！带铐子到三楼，快，快！传达室快把大门关了，一个都不许溜！”

“我碰她了吗？她自己绊倒的怪谁，咋讹上我们了？”刘富安没想到会出现这等局面，声音小了许多。

许多干警赶过来把几个农民围起来，推推搡搡，嘈嘈杂杂。

“法警呢？法警来了没？”陈非林大声问。

“来啦来啦！”从办公室的打字室里跑出一个穿警服别着一杠两星警衔的女孩儿，只见她气喘吁吁挤了过来，神情高度紧张，手里还真拿着两副亮锃锃的手铐。

“铐哪个？”小丫头毫不胆怯地问。

“冰冰，队长呢？”

“中院调警都走了，家里就我。”打字员兼法警的王冰冰腾出一只手帮林丹玉拍身上的灰，一边昂然对陈主任答道，自豪的神情仿佛在说就她一

个也没关系，这点小活儿完全不在话下。

陈非林抓起一副手铐就给刘富安铐起来，又冲正从地上慢慢爬起来的刘培信努了下嘴：“还有他。”

“天地良心，大姐你可得说句公道话俺爷俩碰着你了吗？”刘培信急得直冲林丹玉哀求。王冰冰不管三七二十一过去就捉他的手，刘培信不敢用力，由着小丫头熟练地咔嚓铐紧。

“这是法院，不是你家村头，赶集呢你们！我看得好好捋捋！”陈非林指挥着一帮人推着三个村民往回走。

“公安把我那么好的闺女给害死了，到现在连句人话都没有，还说我讹他们，都说得找法院，谁知道你们比那帮土匪还狠还毒！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是你们自己摊上还这么横不！我冤，我冤，化成鬼火我也要阎罗殿喊冤——”刘富安一边被推着往楼下走，一边扬起带着手铐的双手冲大门方向叫喊起来。楼下三三两两的当事人交头接耳，街上驻足围观的路人也惊异地望着小楼指指点点。

丹玉趁机折回院长室，眼巴巴看着王雷。

“听听，听听！他就这样到处败坏我们，这个神经病！”严中华听到刘富安的吼叫，大约联想起被上级训得灰溜溜，不由怒火升腾，再也坐不住跳起来就要往门口冲。

“你消停会儿，”王雷说道。看来这样闹下去只怕陈非林也撑不住了。于是他慢慢打开房门，见一群人已经下了三楼，便对严中华道：“你吸颗烟，我去瞧瞧。”

王雷带着丹玉下到二楼，顺着吵闹声走进了陈非林的办公室。

“蹲好，都给我蹲好。”陈非林踢了踢蹲在墙角的一个农民脚，那人立即护住头，拼命缩了缩身子。

“王雷！我要见王雷！”刘富安一边挣扎，一边嚷道。

“我们院长的名字是你喊的？这副脏样还想见院长，真把自己当盘酱了。你先给我说清楚今天为什么打法官，说不清楚就甭想走人！”陈非林噼噼啪啪打着身上的泥土和脚印，一伸左手背：“是你抓的吧？够狠的小子。”

王雷默不作声走了进来，一屋人赶忙让出一条道，陈非林也连忙站了起来。

刘富安看到这中年男子进了屋所有人就住了嘴，连陈非林也没了刚才的气势，猜测准是个大人物。这人五十岁上下，身穿藏蓝色西装，很正规地穿着白衬衣扎着红领带，肩上别着红肩章。他脸色黑红，身板溜直，像是行伍出身。再看这人的眼睛，虽然没有任何表情，却像刀子一样直入人心，似乎能破析每个人内心的奥秘，能识破世上所有的谎言。

“王院长？”刘富安既像在打招呼，又像是在印证自己的判断。

这人仍没有表情，直视他。

“我只跟王院长说。”

“我就是王雷。”

陈非林忙喊告申庭的书记员甘平做笔录。

刘富安盯着王雷看了几秒，忽然后退几步“扑通”跪下，将额头重重在地板上撞了几下。林丹玉忙过去拉他，可刘富安坚决不起，几个人也没拉动他。

“站起来。”王雷冷冷道。

“不，王院长，我今天得跪着说，你一定要听我跪着说完。”

“当事人不能跪着说话，共产党没这个规矩。当我是人民法院的院长你就给我站起来，要不就别在我跟前晃。起来！冰冰，把铐子下了，都下了。”

刘富安愣了愣，任由王冰冰解开手铐。他重重给王雷磕了一个响头才爬了起来。他个头比王雷略高一些，起身后一下看清了王雷肩上红丝绒底料映衬的金色天平，再看到王雷专注的眼神，心头一暖眼睛便酸了起来，强忍着没有掉下泪：

“王院长，都说你是个包黑子，最替老百姓说话的。我家离法院近二十里地，风里雪里往法院跑足足六趟了。你们今天说我状子写得不对，明天又要我到村里开证明，后天又叫我拿户口本，今天我总算什么都带齐了，还给你们法官上了红塔山，可他又说要普法叫我订法制报，得二百块。王院长，我娘眼都快哭瞎了，媳妇想闺女想得见着个

蚂蚁都要哭一场，说闺女回来看她了，一家子不吃不喝的，我上哪再弄钱去？法官说年底不立案，还说我早不来晚不来非这会儿来添乱子，害你们结不了案评不上先进，这么没眼色就该订报纸。我说我赶明儿借了钱一定送过来，他就叫我写个字据才收下状子。一看又说我连公安局长叫啥都不知道告什么告，还说我没证据，叫我打听清楚有了证据再来。律师跟我说过有个什么时效就三个月，今儿个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儿我就是拜到最高院也不给立案了。我八尺高的汉子，上跪天地下跪爹娘，从没给什么人下跪过，我今天就跪跪你，求求你们把案子给立上吧。”

“谁说年底不立案的？”

“他。”刘富安犹豫一下，还是指了指正在做记录的甘平。甘平腿早就抖个不停，头也不敢抬。

“要你烟，说你没眼色的也是他吗？”

“不。”刘富安撒了谎。

“那是哪个？”

“我也忘了啥样了。”

王雷狠狠挖了甘平一眼，半天不吭声。甘平咬了咬嘴唇，不知道为何眼镜儿总往下滑，不停地扶又不停地滑。

“订报纸是上级给的任务，让你订没错。既然你这么困难，这份报纸你就免了，我们叫被告订。”

“谢谢王院长。”

“欠条呢？”王雷问甘平，却希望欠条并不在甘平身上，或者说根本不在任何一个干警身上。

可甘平偏偏掏出了欠条。

“烟退给人家。另外，按责任制交一百元罚款到纪检室，把检查贴到大门外公告栏里——算了，还是贴到院办门口吧。”

“是。”

“给你一个申辩的机会，说是不是你干的？”王雷处置完了，却回头再问。他心存幻想，希望甘平能否认，能坦坦荡荡地当着刘富安的面否认。

但甘平只是默默从裤兜里掏出一包还没动封的红塔山放在桌上，磨蹭了一会儿嗫嚅道：“是他硬塞给我的。”

王雷一下火了：“还得等到你开口要？你才多大，进法院才几天啊你就学会这一套了。你给我现在就写检讨去，去！”甘平低着头迅速离开了办公室，林丹玉过来继续记笔录。几个刚才还跟着吵嚷的干警甚觉无趣，悄悄溜走几个。

“诉状呢？”

刘富安从怀里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连同两张报纸，指着给王雷看：“这上面都有，我说一句瞎话出门就被汽车碰死。”王雷接过来翻看一下对林丹玉道：“给他笔，”又指着诉状的被告栏对刘富安说：“局长严中华，严厉的严，中间的中，华丽的华。”

丹玉看着诉状被告栏里歪歪扭扭“严中华”三个字，不禁皱紧了眉头。这个被告也非同寻常。分局是法院的兄弟单位，局长严中华比王雷院长小六岁，是和王雷一起上过越南战场的老战友。别的不说，今天光送达就费了好大功夫——

刘富安走后，王雷和丹玉回院长室见严中华正冲和他一同来的分局法制科科长黄成嚷：“去看看那个神经病走了没。算了，还怕他了。”站起来就往外走，见王雷和丹玉忙问：“走了？”

“走了。”

“哎呀，到底是老大哥出手啊！我请你吃海鲜，放心是我自己掏腰包，丹玉也去，再叫上非林。”今天距行政行为作出正好三个月，今天不立案刘富安就丧失了诉权，严中华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王雷不答，却叫丹玉从档案袋里取出诉状副本、传票和送达证，连同钢笔一起交给严中华。严中华定睛一看，送达证上分明写着受送达人彭丰县公安局。

“怎么回事？老王你解释清楚，这怎么回事？！”

“老严，不立案不行。你的心思我知道，可你也多体谅体谅法院的难处。你放心，该你承担的你承担，不该你承担的法院决不让会你做难。”

严中华沉默了。林丹玉分明感觉到他的愤怒和怨恨在郁积和抑制着。

他从眼角狠狠瞥了王雷一眼，像终于认清一个叛徒，顺手把那材料轻轻往茶几上一丢，径直走向门口，黄成连忙跟了上去。

“签了字再走。”

“姓王的，你就由着那帮刁民胡闹吧，你——你叫我跟肖市长怎么交待！”严中华和黄成本来已经走到了走廊里，听到王雷居然还要他签字，原本如鲠在喉的怨怒终于爆发出来，“啪”的踢了办公室门一脚，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个严大炮！快开8号车送他们传达室，叫门卫签。”王雷对丹玉说。

林丹玉拿着材料追了出去，她觉得还是先做做严中华的工作为妥，不然直接送到分局传达室就更伤感情了。

“严局长，反正案子已经立了，总要准备准备。就是想别的法子手头也得有个东西啊。”她拦住严中华已经发动了的车，隔着车窗急切地对严中华说。

严中华不吭声，司机也不好开车就走。黄成一想丹玉说得有理，况且作为法制科长他非常珍惜这一显身手的机会，于是他小心翼翼看着严中华道：“要不先带回去看看？”

严中华沉着脸，长长叹了口气微点了下头。林丹玉大喜，忙把材料递给黄成，又有些难堪地把钢笔和送达证送过去。黄成紧张地看看严中华，见局长没有反应，才忐忑不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黄科长，开庭一定要来啊，有什么情况咱们多沟通。”林丹玉不敢跟严中华多说，只好叮嘱黄成。

合上案卷，林丹玉心想肖市长和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公安败诉会让肖市长难堪的。管他呢，只要领导没指示她就依法办，一定要漂漂亮亮完成任务。

半个月后开庭，原被告竟然都没有带证据来。

“俺小芳叫他们害死了，报纸上说得一清二楚。满彭海没有不知道的，还要啥证据？”刘富安忿忿不平。

“严局长说了，法院的工作我们支持，开庭我们也可以来，但是我们没有错，不信法官只管来调查。”黄成一脸无辜。

“行政案件由被告承担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知道吗？”丹玉耐心向被告解释，见黄成一脸困惑，心想要真按照证据规则判决公安败诉那可真是捅了马蜂窝，再说就是让公安败诉也得叫人家心服口服，案情不清就定案太过草率。再看原告除了两份报纸和血书外，也没有什么证据。且不说编辑记者不具备取证的主体资格，单从这两个报道的主观倾向来看也有明显的不当之处，典型的未审先定、舆论审判。报纸上的铅字不算证据，文化人说话不顶用——这个理儿跟刘富安是说不清楚的。

看来只能自己来取证了。她找出一张用过的便签，在反面写上：

1. 找出警警官了解基本案情；
2. 至事故现场勘验；
3. 找刘庄派出所和事故现场群众调查；
4. 到医院调取刘小芳病历和死亡通知书；
5. 到分局去一趟，告诉黄成科长应补充哪些证据。

写完后她把便签别到台历上，把案卷锁进铁皮柜然后关灯落锁。第二天上午，她跟陈非林说了一声，就和王冰冰一起蹬自行车前往刘庄派出所调查。

三天前刚下一场大雪，尚未融化。彭丰县城远郊的田野里，伴随清脆的说笑声从银装素裹中远远过来两点深蓝的人影，是头戴冬帽、身穿法官冬装的林丹玉和王冰冰。俩人一路欣赏着雪后的彭丰，完全意识不到天寒

地冻和路途遥远。太阳被薄薄的云雾遮蔽，变成澄黄的圆盆发出柔柔的光辉，益发显得清新寒冷。农舍屋顶探出的烟囱袅袅飘出青烟，徐徐融入淡淡的雾霭中，像给农庄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乡村公路上来不及清扫的雪褥被来往的车辆压成坚硬的雪饼，光亮如镜，凹凸不平，边缘稍薄的冰块在自行车轮下吱吱作响，像欢快的音乐伴随她们走过寂寞的路程。路边，一排排杨树柳树的枝丫上结满冰凌，如玉树琼花，在冰天雪地里挥洒着高洁的神韵。

林丹玉尽情地欣赏了一番雪景，又欣赏了一番雪中的王冰冰，打心眼儿里再次承认冰冰确实比自己漂亮。冰冰皮肤细腻光滑，在雪景的衬托下分外白皙红润，清澈如水的双眸透出一股清新的灵气，鼻子小巧而挺拔，嘴角很自然地向上挑起，让人感到扑面的清纯气息。丹玉从第一面见冰冰就对她的靓丽没有丝毫排斥，反而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大有一见如故之感。

丹玉喜欢冰冰，因为她觉得她俩很像。王冰冰的父母都是彭海机械厂的普通工人，她在家排行老小，一家姐妹五人，就出了她一个大学生。冰冰没有好的背景，总是踏踏实实地付出，赢得了全院上下的认可。比如交给她的材料，无论多繁重、多难认，她顶多隔一天就能打出来。有时候送稿人忘了要，王冰冰就主动把稿件送到人家办公室。不仅如此，经她手打的材料，基本上不用再校对，而且她还能发现原稿中的一些错别字乃至语法错误，提醒撰稿人改正。

丹玉和冰冰是彭丰法院年轻人中出类拔萃的两个尖子，两个女孩之间既有惺惺相惜的真诚友谊，也有互为对手的暗暗较量。冰冰比丹玉小两岁，省公安专科计算机专业毕业，比丹玉晚一年进院。丹玉听陈非林主任讲过，王雷院长之所以要王冰冰是因为法院买了台电脑缺个打字员。王雷对电脑并不懂，可他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是学历高的人才可以操作的高科技，所以每当王雷院长看到他招来的大学生娴熟地操作电脑，尽管他不认识屏幕上闪烁的各种洋字码，可他仍感到挺骄傲的。院里来客人时，他总带着到打字室转一圈，颇为自豪地介绍法院的电脑和大学生打字员。

王冰冰的理想是当一个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威严沉稳、一言九鼎的

大法官，她曾经多次向陈非林、王雷提出要下庭办案，都没有批准。倔强的冰冰不再吭声，工作之余开始自修法律本科。她要用实际行动让领导们明白，她王冰冰不仅会打字会打拳会打枪，审判业务也呱呱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业余时间几乎都用于学习。

“自考我只差两门了，上半年通过没问题。我想再拿个律师证，咱们院还没有谁吧？我就是要破这个纪录。丹玉你怎么不考，趁年轻多拿个证多好。你看我有计算机程序员证、英语四级证、会计员证、党报通讯员证……”冰冰兴奋地跟丹玉说。

“就差结婚证了。好啦小姐，我看你想证都想迷了，哪儿这么大心劲儿。我想好了如果院里同意我就报研究生，其他一概不考，没意思。再说我也不打算离开法院，你可别叫人知道你考律师证，不然非有你好看的。”

“瞧你说的，我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对了丹玉，昨天王院已经同意我过了春节就下庭，老规矩到民庭。”

前方有棵细细的柳树，密密弯下的枝条裹着冰凌像一串串水晶珠链。冰冰灵机一动先赶过去一脚点地一脚搭在车蹬上，回身神秘地看着丹玉。见丹玉疑惑不解地近前了，冰冰忽然一指丹玉身后：“快看！”丹玉不知就里停下车子回头细观，正纳闷并无异常，一阵雪沫从空上撒落，撒了她一身一脸，原来是冰冰正用力摇动树干。

“真坏！”丹玉连忙抖出钻进脖子上的雪块，又摘下嵌有鲜红国徽的棉帽用力拍打身上，冰冰大笑，忘了脚下尚未融化的积雪失去平衡连人带车一下滑倒在地。

刘庄村离县城大约十四五里路，毗邻 105 国道。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她们两个走了整整半个上午，到后来汗流夹背，连帽子都戴不住了。

刘庄派出所并不在刘庄村，而是在附近一个村子的大队部旁边。丹玉和冰冰路不熟走了不少冤枉路，时而骑车遛一段，时而推车走一截，还扛着自行车跨过两道沟壑，又打听了好几个老乡，最后看到屋顶上晾晒的警服衬衣才摸到地方。

派出所是一个稍大的四合院，方方正正，红砖白墙，外围墙上刷着蓝色标语：“有困难找人民警察”、“拨打 110 不收费”，下面好事的人歪歪扭

扭接上：“配苗猪不中不要钱，村西南巷老郑家”、“批发价卖荷兰猪，一个也批，试养三天可退换，庄南刘喜”。门前白底黑字的牌匾已经斑驳陈旧，漏出黑黑的、开缝的木质底料来。院子里有几只母鸡正稳健地散着步，一条硕大的黄狗懒洋洋地趴在门口，好像在等什么人。大门离里面的平房约有二十米，里面的门又都关着，两个女孩子不想让警察们知道她俩怕狗，踟蹰着不敢迈进。

“别怕，它要咬人早就被拴起来了。”作为年长冰冰两岁的同事，丹玉必须要做得像个姐姐。她先试探着往里走，那黄狗不过微微抬抬眼皮并没有言语什么。两个女孩踮着脚尖一前一后推车溜进了院子，击掌共勉了一番。

所长看上去快五十岁，一脸花白的硬胡茬子，说话声音又冲又高，活脱脱一个山杠爷。见法院来人，还是两个姑娘，他忙把领口散开的金属扣系上，倒了一盆热水又从抽屉里翻出一条蓝白相间的新毛巾递给丹玉：“擦把脸，乡下风野，看吹的。”丹玉连忙说我们不用毛巾的，那所长不依直接往盆里一浸。看看丹玉两个洗了，又把炉膛打开续了炭，搬两把带垫子的板凳围在炉子前。所长先给黄成打个电话，然后给那天出警的民警打了呼机。

“那狗好吓人。”冰冰围着火炉心有余悸。

“俺大黄白天从不咬人，再说狗认亲戚。”所长端给冰冰一杯茶叶没了一半的热水，答道：“你们亏了这会儿来，再晚两天就找不到人了。”

“怎么？”

“这儿要拆迁了，南半个刘庄都要拆。听说是市里征的地，要和外国人一起开工厂。”

“那农民都干什么去？”

“进厂当工人呗，农转非了。就是一亩地才安置一个工，一大家子也就一两个有工干。地少的人家就不愿意了。这不，又折腾上了。”老所长无奈地摇摇头。

半小时的样子，黄成开了一辆沾满黄泥的昌河警车赶了过来。

“肖锋呢？”黄成招呼过丹玉又问所长。